

婚姻七宗罪

童馨儿^著

婚姻因 七宗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七宗罪 / 童馨儿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5385-4648-4

I. ①婚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9733号

婚姻七宗罪

策 划: 刘 刚

作 者: 童馨儿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

特约监制: 孟 祎 冯 倩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265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648-4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

第一章 让人倦怠的家庭琐事 /001

婚姻。周宁很肯定地想,是婚姻把男人变成了一个会狡辩会撒谎必要时会翻脸不认人的怪兽。

第二章 小三来袭 /023

一个已婚妇女,年届三十,怎么也算不得香和玉了吧。女人自己都这么想了,更不用说男人了。在他们看来,只有十八岁的女人最有资格骄矜。而悲哀的是,女人内心里也认同了这样的看法。

第三章 每道河流都有暗涌 /049

说起来还是单身的好,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手里有钱,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哪怕紧一点,挺挺也就过去了。哪像她现在,结了婚就得为房子和油盐酱醋操心。

第四章 生活比故事更精彩 /099

一个人的婚姻幸福不幸福,看她的脸色就知道。幸福的妇人,皮肤是有光泽的,这种光泽跟刻意化妆出来的有所不同,而整个人的神态,也是不同的。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五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/135

周宁果然就消了气。夫妻做久了，她越来越明白，当对方主动递架梯子过来，自己就要趁势走下来，别到时候梯子撤走了，自己吊在半空，上下不能。

第六章 又是几许荡漾几许波折 /159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对他这些亲昵却又不过分的小动作一点也不排斥，相反的，它们让她觉得温馨，像是和陈光明之间，有着那么一点特殊的，别人无法比拟的亲密情谊。

第七章 风景在别处 /199

这人生，其实就正如打牌。有的时候拿了一手好牌，以为和牌十拿九稳，却不知途中有变，到最后却被他人占了上风。而更多时候，抓上来一手烂牌，看得自己都要气馁，可是峰回路转，一路畅通，竟然早早叫牌和下去，成了桌上最后的胜利者。

第八章 未来总有险途 /227

离婚是多么简单的两个字，两个陌生男女要在茫茫人海中相逢相识相爱，然后缔结一场婚姻，冥冥中得需要多少注定的缘分。然而谁又能提前预知，再坚定的海誓山盟也有破碎的一天。



第一章

让人倦怠的家庭琐事

婚姻。周宁很肯定地想，是婚姻把男人变成了一个会狡辩会撒谎必要时会翻脸不认人的怪兽。

大清早，家里的电话就响个不停。周宁不耐烦地把被子扯高，试图捂住耳朵，但铃声还是犀利地直往耳里钻，她刷地掀开被子，扫一眼身边的丈夫苏子明，这人睡得很香，鼾声均匀，属于那类打雷地震都不会惊醒的主儿。周宁踢他一脚，他翻个身，继续睡。周宁脚上使了力，继续踢。

苏子明被踢醒了，睁着迷蒙的眼睛问：“咋啦？”才问完，自己也听到了客厅里传来的电话声，两人都有手机，也没有夜里关机的习惯，但凡朋友同事基本都不会打家里电话，周宁的父母也不会，打家里电话的只有婆婆，她固执地认为，打手机就意味着多花钱，苏子明说了几次，让她有事打手机，心底里确实也不耐烦每每要跑到客厅去接电话，但母亲每次嗯嗯地答应得很好，下一次仍然照打不误。苏子明小声嘟囔一声，穿鞋下床，到客厅去接电话。

周宁却也没了睡意，耳朵立着，听到苏子明叫了声：“妈。”

周宁起身洗漱，苏子明走了进来，周宁含着泡沫问：“又什么事啊？”

苏子明挤到她身边，两人紧挨着，周宁皱眉：“喂，离远点儿。”平时两个人就喜欢这么挤挨着洗脸刷牙，逗逗闹闹，倒也别有情趣，不过今天周宁没那好气，她问：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每次婆婆打电话来，一准有事。当然这事，并非仅限于婆婆家的事，而是

囊括了与婆婆家沾亲带故的所有人的事。

苏子明含糊其辞地答道：“也没什么事。”

他知道老婆特烦这个，不敢明说。周宁瞪他一眼，他嬉皮笑脸地凑近来：“来来来，亲一个！”

周宁推他一把：“谁要你亲！”

丢了毛巾走出卫生间。不是她脾气不好，而是她知道，这个电话不会凭空无故地大清早打来，婆婆住在T县的一个小镇上，镇子很小，镇上的人算起来都是亲戚，婆婆本身并不是个难缠的人，她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为人处世却是有分寸有礼节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个好婆婆，可就是事特多。她四十岁不到就死了丈夫，为着儿子，硬是没再嫁，一个人把苏子明拉扯大，苏子明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，进了财政局，人年轻，也挺能干，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母亲甚为骄傲，乡亲们也是羡慕不已。他小的时候，母亲一个人带着他，仅靠着家里的几分薄田，晚上就接点缝纫活，辛苦自不用说，邻里乡亲都或多或少地伸出过援助之手，他上大学的时候，学费是乡亲们给凑的。母亲每每一念及，就泪水涟涟，尤其是其中有一个远房表叔，自己家里也很穷，硬是拿来了五十块钱，全是皱巴巴的零钞。

这些辛酸的过往，在周宁初进苏家门，婆婆就已经不止一次地念叨过。婆婆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信奉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的道理。每次苏子明携周宁回家看她，她必得反复叮嘱：“明儿啊，人家有困难找到你，你可一定得帮忙啊。做人可不能忘本啊。”

受了婆婆的感染，周宁心里对苏子明的亲戚们还是颇为感激的。两人结婚后住的是苏子明刚参加工作不久借钱买下的单位集资房，小两房，每次有所谓的亲戚到市里来，她都热情地招呼着人到家里吃住，大约是她热情让人感觉太亲切了，亲戚们来了就真的如她所说的那样“把这儿当成自家”了。进门不换鞋，在屋子里吸烟，坐马桶经常忘了冲水，厨房里堆积着脏碗，光着膀子腿支到茶几上看电视……周宁从小在城里长大，家里环境不错，母亲自小就教育她，到别人家里一定要懂礼貌，守规矩，哪里见过诸如此类混乱的

场面，一次两次地，看着苏子明的面上，也就忍了下来。直到有一天回到家里，发现两个大男人正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嘴里还嗑着瓜子，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，苏子明在厨房里忙碌地炒菜，听到门响，就大声说：“宁宁，咱哥来了。”什么哥不哥的，凡是比苏子明大的，都是他哥！周宁心里不高兴，却也笑着招呼一声：“大哥！”两男人盯着电视看，正眼都没瞅周宁。周宁上卫生间，一打开门，门里突突地跳起来几只鸡，周宁吓得大叫，苏子明一个箭步飞奔过来，迭声说：“呀，怎么搞的，飞出笼来了！哥说这段时间鸡得价，拿几个来卖。”搂过周宁，讨好地说，“还给咱也带了一个来，锅里煮着呢。”

周宁可不稀罕那鸡，她在乎的是那满屋子乱飞的鸡毛，以及每一个角落都不得被沾染上了的鸡屎味！周宁憋着一口气，等那俩哥出了门，冲着苏子明就发作起来：“我告你苏子明，我家不是旅馆！你家的那些亲戚，以后让他们住旅馆去！”

苏子明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他为难地说：“那怎么开得了口嘛。人家大老远地来，明明有地儿住，还得花那个冤枉钱。一晚上就几十块，心疼着呢。”

周宁咬咬牙，说：“那行，以后你家有人来，通知我一声，我去旅馆住。”

一看周宁真动了气，苏子明立刻就笑起来：“那哪成，宁可我受罪，也不能让老婆受罪啊。这里就是老婆的家，老婆哪也不能去！”

他到处寻访了一下，得知一同事的亲戚包下了一单位的旧宿舍楼，改建成旅馆，位置倒还算靠近市中心，价钱也不贵，他仗着关系去，还拿到了个颇为优惠的价格。从此，接待亲戚的地儿就改在了这家招待所。

一开始母亲很不高兴，说是没法向亲戚们开那口。苏子明也有点为难。周宁灵机一动，出了个主意说：“就说咱们家最近在装修，房子没法住，你都得和我一块住娘家去。他们住旅馆，咱们出钱。”

苏子明一喜，觉得这法子不错，照着做了，有理解的，有不太乐意的，但到最后，倒都觉得了住招待所的好，爱怎么就怎么，晚上回来晚了还不用叫门，钱又不用自己出，何乐而不为。

这个难题就这样解决掉了，因为用苏子明的名字入住的挺多，旅馆还偶

尔提供免费入住几晚,当做赠送的回扣。这么算起来,这项开支倒算不了什么了,算是个皆大欢喜的好结果。

一直到上了公车,周宁还在思忖着,婆婆到底有什么事找苏子明。

前些日子,听说有办法帮婆婆买个什么保险,然后等婆婆到了退休年纪就可以当做退休职工一样领取退休工资。具体的周宁也不明白,她基本是个不会操心的人,许多事听着也不过权当水过鸭背。那段时间她一直听到周围身边的人都在议论这事,说是哪怕没单位的,只要能找到挂靠单位,做齐工资表,手续办全,就都可以办。苏子明动了心,就来找周宁商量,苏子明费了好大劲解释了一番,周宁仍旧糊里糊涂地没弄明白是咋回事,她唯一知道的是,得帮婆婆缴近三万块钱。

这个数目吓了周宁一跳。周宁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,收入一般,苏子明在财政局,稍微好一点,平时看上去两人还是属于挺光鲜的那一类,差点就等同于打上了“有钱人”的记号。却不知两人其实囊中羞涩,平时出去吃饭,看看电影,周宁买点衣服和化妆品,再加上朋友间的小聚会,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红白喜事,结婚两年多来,两人着实没攒下什么钱。卡上剩下的,就只有两万块,还是当初结婚时,周宁母亲硬塞给女儿的。两人都不舍得动用,打算留着换套大房子的时候再说。

对苏子明的建议,周宁采取了不答应也不反对的对策。苏子明也不敢提出来,先把那两万块动了,那钱怎么也是丈母娘给的,于情于理,花在自己母亲身上,自己也觉得怪难开口的。自己家里本来家境就不好,恋爱时颇受周宁父母冷遇,结婚的时候还是借了同办公室的刘紫霖刘大姐的一万块,才把喜宴给摆了。这一万块,收到的礼金除去开支,刚好够还。这两年来,眼看着薪水涨了,日子也比从前松了许多,但手头上就是没钱。好不容易攒下来个几千块,没捂个多久,立马有地儿花费掉了。

磨叽了几天,恰好周宁的好友吴巧莉有事找苏子明,说是老公有一个工程完工挺久了,钱一直没拿到。吴巧莉的老公秦南名义上是某商贸公司的副经理,十年前商贸公司都是很红火的,后来渐次没落,基本上都是柜台承包,

婚姻七宗罪

大部分工作人员下岗自谋生路，商贸公司的牌子还在，却等同于没有。工资就靠每年收上来的微薄的承包金，几个月发放一次。秦南脑子灵活，找了点关系，到处找点小工程小项目来做，几年来也渐渐地上路了，腰包便鼓起来。

苏子明义不容辞地跑上跑下，帮忙询问一番，到底是熟人好办事，不过是卖了几句嘴，丢了几包烟，没几天，秦南的钱就到了手。秦南非要请苏子明两口子吃饭，不说谢这事，只说，好久不见面了，怪想念的，怎么也得聚一聚。

饭是在五鑫大酒店吃的，秦南点了一大桌菜，苏子明直说：“你真是，自己人，太客气了。”

周宁也失笑。她和吴巧莉是高中同学，当时交情倒是一般般，上大学时都考到了广州，一个念华师大，一个在中山。老乡会时，两人突然亲密起来，大约是身在异乡，彼此都倍觉孤单的缘故。毕业后，周宁到了H市，吴巧莉混迹在广州、上海、北京，最后打个电话给周宁，叹息说：“累了。我也去H市陪你打发日子好了。”结果两人最后都在H市安了家，成了H市的一分子。

彼此间的走动还是很频繁的。男人们没有空，女人们逛街吃饭都邀着在一起。女人的友情是奇异的，逛街吃饭做伴多了，情谊自然就深厚。不然再深厚的友情，不一块逛街吃饭，很快也就淡漠下去。

一餐饭吃下来，苏子明便有了醉意，为老婆的朋友成功办好一件事，这让他颇有点意气风发起来。回到家里，便缠着周宁不放，周宁也觉得今晚挺有面子，遂半推半就地由他抱住了。两人上了床，苏子明很是缠绵地把周宁百般爱抚了一番，周宁闭上了眼睛，情不自禁地轻轻呻吟起来，突然听到苏子明轻声说：“亲爱的，那两万块，先借我成吗？”

犹似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来，周宁顿时火冒三丈，手上一使劲，把苏子明推了下来，噤噤地就跑客房去了。

她不是生气他开口要钱，她是生气他竟然把性爱当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。怒火让她辗转难眠，而苏子明也没有像往日，看到她生气就赶紧上来哄劝一番，直到把她逗乐为止。

她郁闷地躺在床上，客房的床有些硬，她浑身不舒服，可是又拉不下脸

去卧室。心里翻腾着胡思乱想，良久才睡着。

睡着迷糊间，感觉有人在轻轻地亲吻着自己，略带冰凉的手掌耐心而细致地抚摸着她的肌肤，她的意识模糊着，身体却清醒起来，情不自禁地回应着，那种半梦半醒的感觉让她浑身舒畅，她满足地大声叹息，心想，这要是个梦的话，就一直这么做下去吧，别醒。

清晨醒来，发现自己被苏子明紧紧搂在怀里，早春的阳光透过窗缝跃进房来，她心里温暖地动了一下，侧过头在苏子明脸上亲了一下。没想到苏子明早已醒了，趁势便把她压在身下，又吻又咬。她咯咯笑着求饶，轻喘着低声说：“那钱，你先拿去给妈交上吧。”

苏子明又是感激又是歉疚，紧紧地抱着她不说话。周宁倒安慰他：“不就是两万块钱嘛，咱年底能攒回来。”又问，“还有一万，怎么办？”

苏子明说：“堂姐答应借给我。”

苏子明说的堂姐其实是周宁的堂姐，名叫周燕，在税务局工作。周宁皱皱眉头：“你怎么找她借钱去了？”

苏子明急忙解释：“我没找她，是那天她在我们局办事，我们正好在议论这事，她听了，就主动说借我一万。”

借都借了，周宁也只好罢了。这个堂姐从小在周宁家里借住，一直到考上大学，周宁是个独生女儿，有了这个堂姐做伴，少年时光少去许多寂寞。两人虽然相差十余岁，却情同姐妹。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来，各自忙于生活，来往便淡了许多。

三万块钱缴了上去，婆婆特地打了个电话来给周宁，感激得不得了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也要有工资领了。”

听着婆婆那百感交集的语气，周宁余存的委屈和不快便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她对这个婆婆还是颇为尊敬和爱戴的，每次去镇上看她，她必定杀鸡等候，知道周宁爱吃鸡腿，所有鸡腿全夹给她，啥家务事都不让她沾边，宁可使唤苏子明：“子明，洗碗去。”周宁心里常想，要是婆婆带来的事少点儿，那可真是一个完美婆婆了。

才踏进办公室，就听到有人在里边大声嚷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你们得划个摊位给我，不然我没饭吃，我就天天来闹！”

周宁一听，就知道是那个卖猪肉的老马。

周宁所在的物业公司管理的是一个占地颇广人口也颇多的小区，小区内建了一个市场，市场不算大，却是牛事马事一大堆，真让人烦不胜烦。就说这个老马，肉品行招标，他一个老摊主，耍牛，拒不参加，摆资格，说老摊主，要求照顾。没人理他，招标结束，有人招到了他原本的摊位，他这才急了，天天跑办公室来闹。

周宁踏进门去，沉下脸：“闹，老马，你就使劲闹。我本来还想考虑着，帮你解决一下实际困难，都要养家糊口，谁也不容易。你倒好，除了闹就没别的。算了，你爱闹就闹，懒得理你，要是口渴了自己倒水喝哈，角落边上有饮水机。”

听周宁这么一说，老马立刻赔上笑脸来：“呀，周小姐，周小姐，我就知道你人好。我不闹，我有啥闹的。我这就走。”他向外走去，又回过头来叮嘱，“那可得帮我解决一下哦。拜托了。”

他一走，办公室顿时安静下来，李静松口气：“还是周姐你有办法。”

周宁笑了笑：“都见惯不怪了。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人。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帮他解决他那摊位问题？”李静问。

周宁说：“五号摊主有两块案板，昨天刚来说租赁费高了，扛不住，就让他分一块给老马好了。皆大欢喜。”

李静便笑了：“姜还是老的辣。”

周宁叹息一声：“辣个屁。”

工作上应付的毕竟是陌生人，好说歹说搞不定，可以索性摆下面子。可是在家里就不行，再怎么愤懑，再怎么怨怼，甚至气将上来发过无数次毒誓，不管了，什么也不管了，到头来还是得自己逐一理顺。

因为是周末，除了几位业主前来办理遗失门卡的补办手续，基本没人踏

进办公室来。周宁打开摩尔庄园,玩起游戏来。突然李静的QQ头像晃动起来:“宁姐,看看这个,怪有意思的!”

对话框里是李静传过来的截图:

结婚前 往下↓看:

他:太好了!我期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!我都等不及了!

她:我可以反悔吗?

他:不,你甚至想都别想!

她:你爱我吗?

他:当然!

她:你会背叛我吗?

他:不会,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?

她:你可以吻我一下吗?

他:当然,绝不可能只有一下!

她:你有可能打我吗?

他:永远不可能!

她:我能相信你吗?

结婚后 从下往上↑看!

周宁忍不住好笑:“这人太有才了。”总是有这些人,有点怪才,有点歪才,编出来的短信也好,小笑话也好,总是字字珠玑,却又让人忍俊不禁。

李静发过来一个叹息的表情:“我现在才知道,婚前婚后,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啊。完全两个世界。”

李静其实比周宁小不了多少,年前刚结的婚,嫁的是一个二手男。男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,李静的这场恋爱谈得颇是狂热。完全忽略了男人还有一个前妻,外加一个女儿。在李静看来,那都是他的过去,与她无关。她要的是他的未来。她没想到的是,他的生活本来就由过去和未来组成,缺一不可。

婚姻七宗罪

有什么样的过去，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未来。

“昨天晚上，他前妻打电话来，说是厨房的水管爆了。结果他一去就是大半夜。我跟他吵，他还说我不近人情。”李静噼里啪啦地敲着字，“我气得半死。他妈的。老子的老公去帮别的女人修条破水管，一修就几小时，老子有意见竟然还成了不近人情了。我日！”

周宁回过去一串省略号。公司里她就和李静走得最近，彼此有些什么心里话也都会说说。李静刚恋爱时，她就劝过，二手男的后遗症多多，再考虑考虑。可李静被爱蒙了眼，只看到男人的成熟、体贴，再加上稳定的事业，这一切都让即将成为大龄女青年的李静迷醉不已。

“这种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动不动就打电话来，说孩子不舒服，说门锁坏了，要不然，就是保险丝烧了。总之，她家就是问题不断，她孤儿寡母的，不找他找谁？”李静想起来就觉得烦。

周宁说：“有句经典名言，结婚前要睁大眼睛，结婚后要睁只眼闭只眼。”

李静靠到椅背上，轻轻叹息一声：“说真的，我有点后悔了。”

周宁失笑了：“这才结婚多少天啊，说后悔。真是。”

她站起身来，正想叫李静出去吃午饭，手机响起来，她接起来，是苏子明，说是就在公司附近，约她一块吃中饭。

周宁有点意外，苏子明的周末一般都在自家小区外的一家小理发店里度过。理发店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，姓陈，大家都爱叫他陈伯。他的店与其说是理发店，不如说是间棋牌室。每到周末，小小的店面里，就支起两三张桌子，有的甩扑克，有的打麻将，有的下象棋，倒是比小区里的娱乐室还要显得更热闹些。

苏子明酷爱打一种叫“牛鬼”的扑克牌，在理发店里一坐就是一天，有一次周宁发现他拿着牌和人家争得面红耳赤，又是惊讶又是失笑，回了家便取笑他：“不就是打打牌嘛，争得那个样。你平时也不是急脾气的人啊。”

苏子明说：“你不懂。打牌讲究的就是赢牌的那种成就感。”

周宁还真不懂了，赢几把牌就有成就感了？

当下便笑着说：“怎么，今天不去寻找你的成就感了？”

苏子明也笑：“快点快点，小明快餐，你出正门来向右拐，直走五十米。”

周宁便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对李静说：“我出去一会儿。”

李静正在打电话，捂住了话筒点点头。

周宁到了快餐店才发现，苏子明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还带来了苏小旭。

周宁皱了皱眉，想起今天早上婆婆打来的那个电话，隐隐地便猜到，应该是与苏小旭有关。

苏小旭是苏子明的表弟。当年苏子明读大学，那个贡献了皱巴巴的五十块的表叔，就是苏小旭的爸爸。苏小旭生来就不是块读书的料，初中读了四年，高中读了五年，最后勉强上了个不入流的大专院校，去年大专刚毕业，在苏子明的介绍下，进了一家广告公司。做了两个月，嫌跑广告太累，薪水太少，辞了。苏子明托了同事，又给苏小旭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，活儿轻松。苏小旭干了三个月，又辞了。理由是厂子太小，没有什么发展前途。周宁几乎要晕给他，他何德何能，敢批评人家的厂没前途？上个月，苏子明又给他找了份活，在一家商场做收银员。

看到周宁，苏小旭乖巧地叫了声：“宁姐。”周宁也不客气，说：“不会是又辞了工作吧。”

苏小旭便把头低下去，一个劲地扒饭吃。

苏子明轻咳两声，说：“小宁，你们那不是在招保安嘛，你给介绍介绍看，小旭应该能胜任。”

周宁从鼻孔里轻哼一声：“要有心，什么工作都可以胜任。”

苏子明在桌下踢踢周宁的腿，周宁抬起头来，正想发作，苏子明已然说：“别急哈小旭，下午让你宁姐去问问，应该没问题的。你学历和身高都够条件。”边说边冲周宁使眼色。

周宁心里有气，却是不好发作。

待小旭一走，周宁便沉下脸来，呵道：“苏子明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。不是

我说你，你帮人也要注意点儿。上次美美的事，还记得吧。”

美美据说也是苏子明的表妹，高中还没毕业就嚷着要到城里来找工作。她一没学历二没特长，苏子明四处托人，才在一家娱乐中心给她找了一份收银工作。结果五个月后，美美的父亲找上门来，指着苏子明骂：“你给你妹找的什么工作啊，成天就是帮男人洗脚按摩，你安的什么心啊。”苏子明被骂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问才知道，美美嫌总台收银拿的钱少，自告奋勇去了洗浴中心，一来二去的，就跟其中的一位客人谈起恋爱来，男人还给她租了套房子，却不知男人是有老婆的，老婆带了一群人打上门来，美美惊慌失措，带着一脸的伤跑回了家里。

此时听周宁这么一说，苏子明急忙说：“不会不会，小旭不一样。小旭这孩子，还是挺老实的。”

周宁叹了口气：“老实？老实人半年内还换几份工作？”然后她又点点头，“也是，谁叫他有个能干的哥呢。”

苏子明听出了她话里的嘲讽，只得赔笑道：“老婆，晚上我来接你下班吧。咱吃鱼去。”

周宁硬梆梆地回道：“不去！”

搁了碗筷扭头便走。

回到办公室，李静不在，看看别的办公室，除了财会小吴，就没别的人了。反正也是周末，基本没啥事，考勤也近似于不打，大家也就疲倦了些。

周宁玩了一下午的五子棋，对手很强，次次赢她，她也固执，非揪着人家下，人家一走，她就去找，结果弄得那人也无奈了，最后只好一直陪着她玩，却也硬是一局也不肯相让。

虽然心里憋着，但还是给主管人事的副经理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小旭的事。副经理姓韦，和周宁平时的关系也还不错，当时就同意让小旭先来试试。反正请谁也是请，不如顺水卖个人情。当然这人情也不是轻易卖的。周宁心中有数，下了班就直接去了友谊商场，咬咬牙买了支欧珀莱的眼霜。198元。不算贵，送出去也不算失礼。